



慢的故事

舒人心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堤 的 故 事

舒 人 心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“堤的故事”、“領航”和“皖南一戶人家”三个短篇。

“堤的故事”写江边圩民，过去受尽地主的剥削、欺騙，解放后才能迅速地把保命的大堤修筑好。“領航”写一位老大爷在洪水泛滥的情况下，挺身而出指引輪船安全到达目的地。“皖南一戶人家”写一位老母亲怎样坚决地同意儿子应征。

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具体事例，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們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长，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新面貌；从而有力地批駁右派分子的“今不如昔”的謬論。

堤 的 故 事

舒 人 心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

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：14/16 字数：23,000

1958年1月第1版

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5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710

定价(5)0.11元

718.12
522
基 册 5



目 次

堤的故事.....	1
領航.....	16
皖南一戶人家.....	27

堤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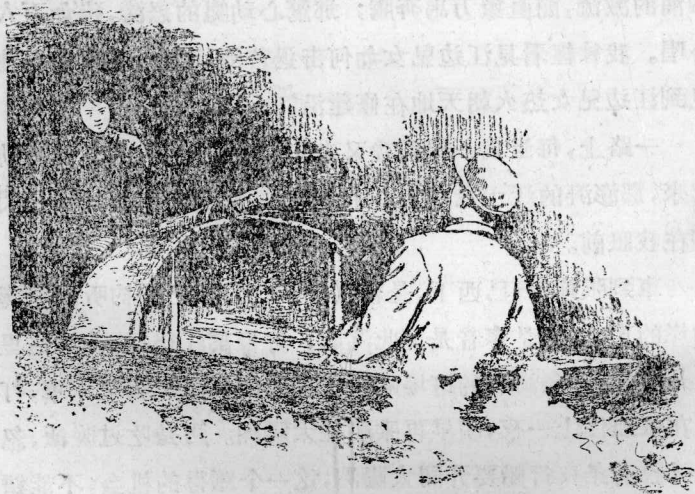
在揚子江邊飲過戰馬，或是在七月汛期與萬丈狂濤戰鬥過的人，是會感到揚子江的雄偉和江邊兒女的倔強性格的。那汹涌的激流，簡直象萬馬奔騰；那驚心動魄的怒濤，猶如萬人合唱。我曾經看見江邊兒女如何擊退苦難，如今，我又幸福地見到江邊兒女熱火朝天地在修建沿江大堤。

一路上，每當我一想到我又走向揚子江邊，我的心就激動起來，那澎湃的江水象在我心中流淌，一幅巨大幸福的圖景閃耀在我眼前。

車到張鎮，日已西下，是終點站了。這裡已隱約聽到驚濤拍岸的聲響，只是聲音是如此沉悶，好像離江很遠，其實這裡已是江邊，一條高大的圩堤隔開了凶惡的狂浪。我下了車，打算在張鎮住上一夜，明早再乘船往太陽洲。可是吃過晚飯，忽然聽說有條夜行船要開回太陽洲，這一個難得的机会，不能錯過，我就馬上動身。

帶我上船的是一个年輕的姑娘。兩條小辮梢上繫着兩個紅蝴蝶結，在晚風中飄動；黝黑的臉上現着一層薄薄的紅暈，寬闊的額下閃動着兩道細長的眉毛和一雙烏黑的大眼。她昂

着头向江边走去，我跟着她走。直到上了船才發覺船上沒有別人，我正在猶豫，她兩槳一撇，船已离岸丈多远了。这时風浪大作，狂風掠过江面發出驚人的呼嘯，層層波浪向小船扑來，小船上下顛簸。我很懊悔自己的性急，几乎想叫小船停住。我向後艙望去，那小姑娘正若无其事地划着槳，不慢也不快，那熟練的操作使我話到了嘴邊又咽住了。不是我親眼看見，我又怎能相信這穩健的槳聲，是出自這樣一個年輕的姑娘之手。她似乎也看出我那不安的心情，眯了眯眼微笑着說：“同志！你怕沒走过水路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坐得穩，我保險把你平安送到。”



小姑娘在安慰乘客：“你放心……”

月亮升起了，江面上飄起一層淡藍色的輕紗，大堤現出了它雄偉的身子，像一道望不到頭的長城，波浪尽管凶猛，當它碰在高大的堤身上時，只成了一片水花。晚風吹來陣陣稻花

香，一股甜蜜而又幸福的感觉襲上我的心头。不久，風浪漸漸平靜下來，江面顯得十分浩闊、壯麗。

“好了，風順了。”姑娘扯起布帆、架起槳，“同志！順風順水，这就快了。”

“你学駕船几年了，可划的不坏呀！”

“几年，同我学走路一样，从小就在船上。”

“从小就在船上，是太陽洲人嗎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，你到过我們洲上？”

“到过的，那是在五年前。”我想起了五年前剛解放时的太陽洲，那个一片荒涼的小洲。那道破爛的小圩堤，堤內几十戶东倒西歪的小蘆棚，几只小漁船停泊在江边，水鳥在漁船上低迴盤旋。孩子們披着破棉絮、光着屁股在沙灘上晒太陽，姑娘們赤着脚，坐在沙灘上織补破旧的魚網。冬日的江水疲倦地从洲边低吟而过，抒發着圩民們不尽的辛酸。想到这一切，我看看眼前这个姑娘臉上的幸福光彩，簡直不相信她就是在那个苦难的水窪里成長起來的。“在太陽洲，我可沒見過穿花襯衫的姑娘！”

小姑娘听我这么一說，格格地笑了起來：“同志，你可不能拿老皇曆看我們今天的太陽洲，要不然像我能上学嗎？”接着，她告訴我，她去年夏天就考進了縣里的中学，这次放暑假回來，帮助社里捕魚小組做會計工作；今天，在水產公司結賬回來迟了。一提起过去，縱然这样年輕的姑娘，也有着无窮的感慨：“同志，五年前那不算苦，地方已經解放了，圩民真正的痛苦你还没有見到呢！”

“有了这样好的大圩，圩民再也不用愁了。”我望着巨大的圩堤，堤上隱約的閃动着巡邏的紅灯，江水在紅灯下低头淌过。

談到堤，姑娘动了感情，她兩眼緊盯着矗立的大堤：“堤，我們祖祖輩輩夢里都盼着有条保命的堤呵！大江的水像我們流出的血和泪，可是，在那些日子里，窮人怎能盼到一条保命的堤呵！”

于是，她告訴我，一个关于堤的故事。

太陽洲本是个好地方，洲后是山，洲前是江，洲上一馬平川，那黑泥土一把都能捏出油。多少年前，这里曾經筑下了一道堤，長过油綠的庄稼，1931年洪水冲毀了这道堤，从此，人們再也无力把它修起。从此，夏天洪水便从这里掠去一切，人們撑着小船流浪四方；到冬天，人們才又回到小洲上結網修船。洲上原先也曾有过百十戶人家，然而能走的都远走高飛，剩下一些无处安身的人，在这个苦难的水窪里，守着几只漁船过活。

每年人們逃水荒回來，都爱登在沙灘上，沙子又白又細，太陽照在上面閃閃發光。孩子們在沙灘上玩着金色的、銀色的貝殼和螺螄，大人們在沙灘上修船的修船、补網的补網。当人們帶着丰收的欢笑走下漁船，这时沙灘上便响起一片欢笑声；当空着的漁船停到岸边，这时沙灘上便發出一陣沉重的嘆息。不管怎样，人們总爱在沙灘上，听江水歌唱，讓太陽温暖。

一天，早飯后，人們正在沙灘上迎着捕魚船归來。忽然來了个戴洋鍋帽子的大胖子，他身后跟着个揹盒子炮的衛兵，起

先人們正在忙着收拾漁船，沒加注意，直到他大喝了一聲，人們才回轉身來。原來這傢伙是鎮上魚行大老板汪福海，那時又當上維持會會長，是這一帶出名的大漢奸。太陽洲的田地大多是他的，每年水退後他總要來一次，每次總要朝人們頭上揮動着他那根“文明棒”。這一回人們屏住呼吸，等待着他發瘋，他卻沒有打人。但見他掀下了大洋鍋帽，露出個光葫蘆瓢似的禿頂，晃了晃：“都在嗎，大水沒淹死一個？”他朝四周望了望，洲上是空空的，洪水早把地方掃得精光，他似乎並不注意這些。接着那個大油酒糟鼻子動了一下：“肚子硬不過大腿，逃掉水荒逃不掉餓。俗話說得好，窮靠富、富靠天，我不能眼看著你們餓死，依我說，把圩堤修起來，大家過點好日子。”

大家聽說修圩堤，一下迷惑住了。圩民們哪天不盼望荒了的土地長上油綠的庄稼，過上干日子，儘管這是多么難以達到的願望，可是它是多么誘惑人呵！人們一下圍到他的身邊。

“是呀，這可要多大一筆錢。”他看見人們動了心，話是那樣干脆：“錢好辦，由我出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你們出力我出錢，圩修成，好處是大家的。”

“你這話是真的？”人群里起了一陣騷動。一個人走到汪胖子面前去。大家的眼睛朝這人望去，這是三大爺。他身材不高，胸脯却有尺多厚，水面上的好把式，洲上大家最喜愛他。他只有一個女兒，憑着他的一張網，糊兩張嘴並不困難。只是他為人心慈，見着別人挨餓受凍總愛幫着些，凡事他總好替大家出頭；每年逃水荒總由他領着大家到處尋生活，人們每逢困難也總是找他想辦法。當他朝前走去，大家的表情完全不同了，不

再是猶豫，而是迫切的等待着多少年愿望的实现。

“怎么不是真的！”汪胖子眯了眯眼，“难道我这片田不要了吗，我这片田白扔掉不成？东佃一家嘛！”

“说的对！”人堆里不知谁说了声。三大爺回过身，大家围到他跟前，他望着茫茫的江水，又望望大家饥饿的面孔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们干吧！”

“干，干！”人群活跃起来，响起一片欢闹声。

“是呀，修堤对大家都有好处，我不能白扔掉田，大家也不能拿肚皮硬撑。这是件大事，我一人不能独揽，你们也得举个把人出来问事，成立个堤董会，你们先把人提出来，以后就好好着手办事。”

汪胖子话没说完，便有人叫着：“我们举三大爺！”大家都赞成，三大爺没推却，他总把洲上事当自家事一样。

大家正等待汪胖子再说什么，胖子却挪动腿就走，只指着三大爺说：“你明天到我鱼行去商量办法吧！”

汪胖子走了，这次他却例外的留给沙滩上从没有过的驚訝和騷动。老年人尽着他们所有的想像，谈论圩堤将带给人们美好的景象；青年人简直带着无限美满的希望，描绘着他们未来的丰收；人们在沙滩上尽情交谈，一股喜悦的感情洋溢在沙滩上。孩子们虽还不能想像到圩堤将带给人们多大的幸福，但他们看着大人们开朗的脸色，也都欢乐的跳躍起来。太阳照在人们身上暖和和的，直到夕阳染红江边，人们才回蘆棚去。

以后一程子，三大爺可忙了，他晚上打鱼，白天又要到汪胖子所说的那个堤董会去办事，眼睛都熬得通红。可是他的精

神却特別好。人們從他嘴里知道，看來汪胖子是誠心修圩，堤董會不光是一個太陽洲，還有左鄰右圩參加，雖說堤董都是大東家，但三大爺說得對，只要修圩堤，別的不用管。

那一程子，人們真有說不出的喜歡，見面總是眉開眼笑，不再咒罵命運，不再埋怨不幸生在這個水窪里，而是用着驕傲的口吻，甚至有些誇大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即將到來的幸福日子。一些人已經開始籌劃揀選好的稻種，希望來年有好的收穫，另一些人甚至打算一旦圩堤修好，便動手砌座泥牆屋，伸伸腰，矮小的蘆棚把人的腰都壓彎了。有人還說要在洲前洲後栽上紅桃綠柳。人們所能想到的都說了出來，一個希望引着人們生活向前。

約莫半个月後的一天，那天三大爺很早就從鎮上回來了，他叫喚大家到沙灘上來，他銜着桿烟袋站在沙灘上沒作聲，像有什麼心思。大家聽說三大爺找，便馬上來到沙灘上，人們急切的問東問西，自然都是關於修圩堤的事。三大爺把話說開了：“堤董會今天開會，汪胖子說他就要到江西買木材去了，現在就剩下工食沒處着落。他說他出錢買木材，再不能出錢養大家。一開工，百把人，帶上家屬老小兩百口，張嘴吃什麼，他要我們自己想办法。”

大家一下沉默下來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沒人作聲。全洲不過十幾條小漁船，一晚打不到幾十担魚，兩百口人勉強糊嘴，再說明春下地做活也還得有點底糧，人們能想什麼辦法呢？可是困難儘管困難，一想到高大的圩堤，圩堤內多少年沒見過的綠油油的秧苗，人們的心就無法抑止，就是空着肚子，

也沒有一個人愿說不修圩堤。何況汪胖子竟愿出錢買木材，這樣千年難遇的好機會，人們怎能放過。幾個老年人先開口了：“只怪我們窮，按說，修自己圩，帶口糧也是應該的。”

“他們商量過了，”三大爺接着說，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還不是在魚上打主意，叫我們在這兩個月每天打的魚存下一半，送到汪胖子魚行里，由他按市價折錢交堤董會存着，到時候照工價發給我們。要不，沒個把柄，汪胖子說，他不敢輕易動工。”

“這也行，只要修圩堤，橫豎都是一樣。”大家咕嚕了一陣，終於都答應了。

那以後，人們日子更苦了，打魚的人連點小魚也不捨得吃，都省着送到汪胖子魚行去。大人們緊緊褲帶對餓着哭的孩子說：“耐點，圩堤修好，明年這會子就有白米飯吃了。”人們捧着稀水似的米湯却向往着白米飯。雖然如此，每天，人們還是興高采烈的挑着大担的鮮魚送到汪胖子魚行去；逢着有人問起，人們都大聲的應着：“是呀，明春動工。”或是：“明秋請到我們洲上去玩玩！”他們站在別人面前都像高了一截。

汪胖子以從沒有過的笑臉站在紅漆光亮的魚行門前，招呼送魚來的人們，那麼客氣的叫大家吃茶吃煙，甚至偶然也還同大家談談家常。大担大担的鮮魚在他的店堂里擺動着、跳躍着，過往行人都以異樣的眼光走過福記魚行的門前。掌秤的大聲呼喝：“一百八，二百五，五百斤！”和管賬的“劈劈拍拍”算盤聲，交織成一片興隆氣象。

在汪胖子福記魚行的一片興隆氣象中，在太陽洲的人們

热烈修圩堤的希望中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也一天一天接近开工了。妇女们赶着编“草肩子”，准备男人挑圩用，男人们一有空就到那条破烂的老堤上看看去，看一遍又一遍，似乎一条又高又宽的新圩堤已被他们看见了。人们忘却了饥饿与寒冷，抱着多么大的喜悦迎接着开工，迎接着这个祖祖辈辈盼望的好日子来临。不久，堤董会来了几个人丈量堤埂，他们并没有怎么量，只是坐在那里喝茶吃烟，倒是三大爷同洲上几个人细细丈量了一番，那几个人只坐了会望了望便走了。圩堤到底怎么个修法，人们问三大爷，连三大爷也不知道，说这要看汪胖子计划，而汪胖子这时据说已到江西办木材去了。

冬天将尽，春天快来了。江风吐着泥土的芳香，江流泛起绿色的涟漪，天气也渐渐暖和起来，铁锹插进土里，土是那样松软，是动工的时候了。人心实在耐不住了，大家天天催促三大爷。三大爷比大家更急，他一回来自便到地里把手插进土里，抓起一把土放在手心捏捏，又放到鼻上闻闻。他为了要找堤董们，找汪胖子，一天不知道要到镇上去多少次。汪胖子已经从江西回来了，可是一根木材的影子也没见着，人心都急得跳起来，春汛一来，什么都完了。

一天，三大爷差不多是跑似的从镇上赶回来了。他从没有这样过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一走进芦棚便向床上一倒，牙齿咬的噤噤叫：“狗入的，杀人不见血！”

人们一下都围到三大爷棚子里来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这狗入的骗了我们，圩堤不修了！说是我们工食交的不够。找他算账去！把工食要回来，自己修！”这像是从天上扔下

一顆炸彈，人心都碎了。一陣驚恐之後，人們怒吼起來：“我們同他拚了！”

“把魚錢要回來我們自己修，賣兒賣女也要把圩堤修起來！”

原來汪胖子根本就沒有買木材，他把魚騙去，販魚做生意去了。三大爺吞不下這口氣，他是根磁器扁担，寧斷不彎，他忽的一下從床上跳了起來：“找這狗入的算賬去！”

人們像破堤的洪水，一下跟他涌了出去。

傍晚，人們從鎮上回來了。大家臉上塗了層死灰，沒有一點聲音。直到沙灘上，這才有人叫起：“打死人哪！”洲上的老小們才發現人群里抬着的三大爺，鮮血從他的手上滴到地下。

當三大爺領着大家到鎮上和汪胖子見面的時候，三大爺說：“你不修堤，我們不能勉強，我們魚錢你還給我們！”汪胖子眼一翻不認賬了。他把臉一沉：“錢！什麼錢？你們幾年沒交租，哪來的錢？洲地是我的，這段江面是我的，你們打的是我的魚。”

“你想賴賬，我同你拚了！”三大爺一把抓住汪胖子衣領。大家一听汪胖子不肯還錢，哄了起來。汪胖子把眼朝身邊一個狗腿子瞟了一下，砰的一聲槍響，三大爺被打倒了。人們擁上去，鎮上偽保衛團放起槍，把人們趕了回來。

第二天，汪胖子派了一些保衛團丁來洲上清查，說是要捉拿“凶犯”。男人們駕了漁船藏了起來，團丁騷擾一陣走了，這是汪胖子故意派來吓唬人的。從此洲上失去了歡樂和希望，人們成天唉聲嘆氣，而生活則是更苦了。

三大爺傷並不致命，大家趕緊湊了點錢給他醫治。三大爺

从此很少在人前說話，他只向他唯一的女兒說：“爸爸对不起鄉親們，沒把事办好，反帶大家受苦。”然而孩子能懂得什么呢！

春天终于來了。春汛一來，田等着播种，而米貴魚賤，人們白天种地，光靠夜晚捕点魚生活不了，大都吃野菜草根，洲上一片飢餓聲。三大爺的伤势漸漸好了起來，他伤在右手腕上，伤口已經結合。一天早上，他对他的女兒說：“兒呀，活不下去了，爸帶你到姨娘家去，要听姨娘的話，日子好了，我准接你回來。”这样，他便帶着女兒走了，人們問他到哪里去，他沒作聲。旁晚，他回來了，肩上挑了一担白米。他說：“鄉親們，分着熬点湯喝吧！我白活这一把年紀，帶大家吃苦。”人們詫異地想着，他打哪里弄來的米呢？人們终于看出了，他的女兒沒有回來，他把她賣了。老婆婆們知道，悲憤的責罵他：“你这个狠心鬼！你把孩子还給我們，誰希罕这点米！是金子我們也不要，你被汪胖子打倒了是不是，人也不要了！”大家要他把孩子找回來，他默默的坐在小棚前流着泪。在大家面前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：“放她一条生路吧，留在家裡也是餓死。”人們听着都哭了。吃过那次虧后，人們清楚地見到：在老虎嘴里求口食，只有連自己也被吃掉。人們連一点生活希望也沒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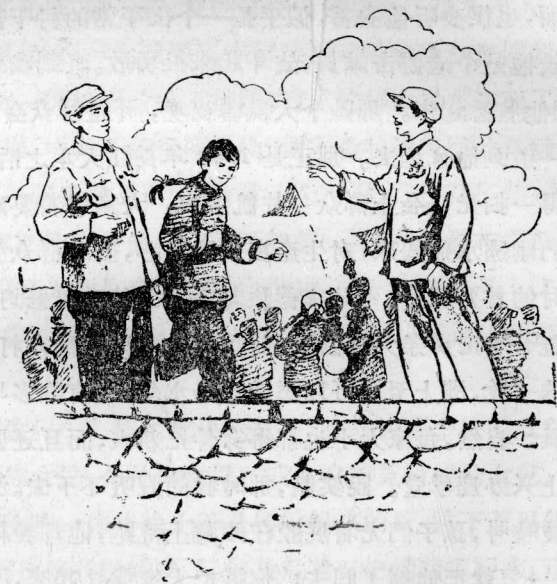
洲上人对三大爺还像以往一样看待，不过三大爺却越來越變了。他不再过問洲上的事，很少說話，也不常待在洲上，白天常常出去，有时候竟几天不回來。他上哪里去呢？誰也不知道。他不再打魚，也不再种田，他說：“这样下去，日子越过越沒望头了！”可是，不这样又怎么办呢？人們在苦难里掙扎着。

往后，三大爺又好了一些，他也同孩子們玩玩，也同人們談談生活，只是他絕口不提修圩的事，而且他也不再憂慮生活。虽然有时他連一点糊也弄不上口，可是他的口气却越变越大，他常指着洲后的高坡說：“这里要修座粮倉，要不，我們一下丰收，那些稻子朝哪里放！”或是摸摸孩子身上的破棉襖說：“要換新的，行的話，就在圩边小墩子上修个小学，孩子要上学的。”当人們同他談到生活的难熬，他却笑着說：“就怕你吃不掉，我們圩里收一年抵三年，我看你怎么受用？”他的口气簡直像个大財东。人們都笑他說傻話，有些老年人甚至惋惜地說：“一个好好的人被逼瘋了！”然而三大爺真瘋了嗎？当船在黑夜裡行走，往往以为大江只有他的小船長，可是当黎明星給他指引了航程，他就看到了前程万里。

布谷鳥來了，它那清脆而又熟悉的声音跳动在太陽洲上，跳动在人們心里。三大爺变得更是无憂无慮，他常常一出去多少天不回來。当他在夜晚回到小蘆棚的时候，他便像布谷鳥一样，在人們痛苦的心灵里播种下生活的希望，使人們感到苦难的日子已經到了尽头，它非变不行了。

“天亮了！”姑娘一下欢乐的从艙板上站了起來。此刻天边燃起了一片火紅，江面十分幽靜，只有姑娘沉重的叙述在我心上錘击，它使我又回到那些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去。小船沿着高大的圩堤順流而下，直到一个大紅灯塔在堤面上出現，姑娘才收起布帆，拿起槳搬了几下，船在堤边靠了下來。她向我招呼：“同志，到了！”

小姑娘三步兩步跑到高大的堤上，我跟她爬了上去。田埂上走來一群青年男女，前面掌着一幅大錦旗，吹吹打打的走來，老遠就聽到他們一片鬧嚷聲，一見小姑娘，他們便叫了起來：“鳳英，鳳英！”小姑娘向他們跑去，把手向正走過來的一個老人一指：“同志！那是社主任，你同他談。”她便跑走了。



重逢李德法

我向那個老人走去，他已向我揮手，仔細一看，我不禁喊了起來：“是你，李德法！”他穿着一身嶄新的工人藍制服，由於過新顯得有些不自然，左胸上挂着一堆雪亮的獎章，大大小小的像整整一個星座，映着他滿臉光輝。他的鬍子雖然還是黑黑的，但鬢角已露出稀疏的白髮，凸出的前額比以前更加光亮，